

## 谈艺录

## 我与水粉画

铁 扬



▲从左至右分别为铁扬创作的水粉画《梨树》(2025)、《等待黄昏》(1991)、《柯桥镇》(1980)。

我不是一位水粉画家，但我画水粉画。接触水粉画之前，我接触的是它的原始材料——“粉”“水”“胶”。

“粉”是刷墙粉，红的、蓝的、黄的……“胶”是一种叫水胶的东西，像一条条“干鱼”，用时加温稀释，再溶于粉，呈膏状，置于一个个脸盆中待用。此物由我骑自行车到颜料店购买。那时我在解放区的华北大学短暂停留后，被分配到一个省级演出单位。演出单位用此物在布上绘制布景，或为天空，或为麦浪稻田，或为楼宇建筑。以我的眼光看，这些释放着浓郁水胶气味的景物，往往似是而非、半真半假，与儿时见过的那些木版年画等相比，显得粗糙。但我用自己调制的这种所谓颜料，画过一张巴掌大的名为《保定东关》的写生，留存至今，还多次在我的个展上展出，算作我早年的作品。那时我15岁。之后的十几年，我没有再用这种自制的胶质颜料，待我再接触到水粉时，已是一种地道的颜料，那是一种装入锡管、膏状的绘画材料。

1955年，我考入“中戏”（中央戏剧学院），正式进入艺术行业。我们的美术基础教学是油画，授课老师都是中国著名的油画家，如孙宗慰、冯法祀、李宗津等先生，学校的教学大纲也把油画教学作为专业课程的唯一基础教学，直到高年级接触我所学的舞台设计专业时，水粉画才显现于课程之中。此时，水粉画在自己手下显得生疏无法对付，幸亏刚从列宾美术学院学成回国的几位老师对水粉画很具专业造诣。齐牧冬、王宝康、马运洪……是他们把舞台美术这个专业名正言顺地带入中国，也把水粉



## 小品不小

韩庚军

许，胜多多许，形式简单，意涵丰富。这是凝练的中国艺术精神，彰显出中国气度与风神。

为传递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，通过案头清趣和笺墨纸韵彰显新的时代内涵，时隔10余年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等日前举办了“全国第二届小品书法展览”。通过多方面努力，本届展览的确有许多进步：同质化的痼疾被抑制，多元化的风格初露端倪，以临摹为创造的状况有所改善，书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个性化表达。更有一些作者运用尺幅更小的纸绢，创作笔简意浓、纸短情长的真正小品书作，这极难能可贵，值得学习、发扬。但仍有作品还是大作品的缩小版，装饰拼接，一样不少；文辞内容多选长篇，动辄几百字，甚至上千字，距离小品的旨趣尚远。

回望中国书法史，传统意义上的尺牍、信札、手稿等类别的小品数量庞大、熠熠生辉。羲献父子的代表作多是尺牍小品：《奉橘帖》《中秋帖》《送梨帖》……他们“涉乐方笑，言哀已叹”，将个人忧患、家国之思寄于笔墨之间。米南宫也多小品经典：《珊瑚帖》刷字沉雄，振迅天真，可谓铭心绝品；《篆中帖》淋漓痛快，天机笔妙。苏东坡写字、作文更是独擅小品：《一夜帖》《新岁展庆帖》《人来得书帖》等，行云流水，舒卷自如。这些经典之作提醒我们，艺术创作要小中见大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关于展厅与观看方式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的学术思考不断深化。展厅效果关乎观众的审美感受与价值判断，理应受到重视。“展厅效应”导致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创作尺幅普遍向大幅、巨幅发展，也引起人们的警觉。要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，还须沉潜于优秀的艺术传统，超越功利，任心自在，融入日常，传承创新，让书法的韵致、时代的气象，自然而然地从心中、从笔底流淌出来。

一纸短札，杨凝式取颜鲁公迟涩的点画，化用王右军似斜反正的间架，分行布白将字距行距拉开，以清朗宽绰、简洁萧散的式样，写就酬答朋友馈赠美味韭花的佳制《韭花帖》（见上图），感惠徇知，文情斐然，成为行书典范之作。

一把折扇，吴昌硕以其“用笔如铁，泼墨如潮；铮铮之铁，茂茂之毫”，鼓荡出古籀的金石之气。他的石鼓文创作乃开新风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。

一对文房联，两平方尺上下，溥心畬挥毫创制，联语写十二月花神、月令，词清调雅，蓄足了他的清贵。其中的清明之气和闲静之美令人心旷神怡。

这便是小品书法，一股清流，一番雅趣，一抹微云，一段气象，尺幅虽小却意境深远，趣味横生，或妍丽，或朴拙，或工致，或疏放，能尽精微，亦能致广大。咫尺之间，书者写浩茫心事，蕴生命情调、宇宙意识，气象万千。“会心处不必在远。翳然林木，便自有濠、濮间想也。觉鸟兽禽鱼，自来亲人。”小品书法以少少



▲中国画《新荷新运》，作者马书林。



本版邮箱 mskf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  
徐红梅  
马苏薇版式设计  
赵偲汝

当我的首次个展“传·真：为劳动者立传”在中国美术馆这座国家艺术殿堂启幕时，我更加积极、深入地思考：如何让这些源于工地、田埂的画作，始终葆有它们本真的力量？

为劳动者立传，是我多年的创作实践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那些曾与我一同在乡间成长的年轻人，有不少涌入城市成了农民工。在我心中，他们首先是具体的、鲜活的生命。我不断往来于路边街角、建筑工地，用画笔描绘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内心情感。2006年创作“守望系列”时，我试图用近乎雕塑的体量感，去凝固他们在街头等活儿时那种沉默的尊严。随着视线进一步推进，《工棚》真实呈现他们的生活。在逼仄的空间，我用层层积染的工笔技法，让木板床的纹理、脱落的墙皮呈现真实可触的质感。当这份体察延伸至《工棚·家》，光线成为我的叙事工具。我将唯一的光源给了伏案写字的小女孩，而她的父母则在阴影中呈现出不同的神态。明与暗的分割，构成了那个空间里现实与期许的无声张力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意识到，一部分人走向城市的同时，另一部分人选择留守在农村。我回到了家乡，创作的调性也随之改变。在《暖阳》里，我关心的是阳光如何在老人的脸上留下时间的刻痕；在《老伴》《婆媳》中，我表达的是剪刀划过发梢的声响与手机那头的无形牵挂。这一时期，我更多地使用色粉，它更松弛、更轻盈，适

## 关于“看见”与“劳作”的艺术跋涉

李传真



▲中国画《暖》，作者李传真。

合捕捉那些柔软的瞬间。

近些年，“新产业工人”进入我的视野，他们的面貌、精神状态与父辈截然不同，这促使

我回归到最朴素的媒介——素描。在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下，我启动了“新产业工人素描档案”项目，像做田野调查一样，在采集图像素材的同时，详尽记录他们的自述。展览上，他们的访谈口述与肖像画作并置，组成一份份“视觉档案”，赋予这些年轻的面孔超越个体的生命厚度。

创作的演变必然伴随着对时代媒介的思考。在近作《暖》中，我将手机视频通话时屏幕里的笑脸与现实中的笑脸并置，以跨空间的交叠，呈现工人宿舍中秋聚餐时的场景，展现普通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。

回望这20年的探索，从《工棚》到《暖》，我试图用画笔和思考记录下时代的变迁。这种变迁，不仅是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改善，更是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——从父辈面对镜头时的羞涩与局促，到新生代直面未来的坦然与自信。

对我而言，工笔作为一种传统绘画语言，其当代价值不在于延续某种程式化的美学，而在于它能否成为一种有力的表达手段。我在技法上的所有探索，都指向一个目的：让我笔下的人物，在画布上真实地“站立”起来，并“活”在属于他们的时代里。

展厅里，看着观众在画作与实物间驻足、思考，我感到，这场关于“看见”与“劳作”的持续跋涉，有了真切的回响。劳动者的故事仍在继续，我对绘画的诘问也远未停止。我将带着这份回响，继续走下去。

## 艺坛走笔

## 毕业作品展何以“破圈”

薛白

正值毕业季，各大美术院校的毕业作品展相继拉开帷幕。从中央美术学院的“逐光而行”到中国美院的“七十二变”，从清华大学美院的“艺科融合”到四川美院的“开放的六月”，一场场充满青春气息的艺术展览，不仅是对美院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，更在“破圈”传播中成为艺术突破学院围墙、进入社会公共美育空间的鲜活实践。原本囿于校园的毕业作品展，何以持续引发大众关注？

传播渠道的拓展，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应用，为毕业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，大大提升了毕业作品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榜上，毕业作品展相关话题屡见不鲜，四川美院油画系毕业生作品《祷》就是热门话题之一。该作将对消费主义的批判转化为视觉奇观，木偶人的面部被快递运输中常见的气泡膜覆盖，身上佩戴着纱巾和廉价饰品，超写实的刻画令许多观众赞叹。作者在社交媒体发布该作后，点赞量迅速超40万次，一场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美学对话悄然开启。

科艺融合和国风国潮，在年轻学子的手中呈现令人惊艳的美感，成就毕业展的爆款。中国美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毕业生作品《滴动仪》引发广泛关注，不少网友惊呼：“被机械的美感震撼住了。”作品将自然界中的水波纹和中国古代的罗盘进行同构，通过精密的机械结构使液体以规律且富有变化的方式滴落，探究微小变化与宏大秩序之间的某种联系，在古今交辉间，展现出科艺融合的青春力量。

传统艺术往往以“凝视”为核心，观众作为被动接受者解读作品内涵，毕业作品展“破圈”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引发观众共鸣共情。西安美院跨媒体艺术系毕业生作品《30分钟废墟》，用200多个外卖包装袋搭建起一幢幢建筑。这种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创作策略，让艺术成为时代变迁的映射与缩影。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作品《远方》，则刻画了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，他正凝视着墙上悬挂的家庭照片，将空巢老人这一社会群体的情感困境转化为绘画语言。这些作品表明，艺术的力量在于能否找准大众的情感共鸣点。

毕业作品展能够“破圈”，也得益于美术院校观念的转变。近年来，美术院校更加注重展览与公众的互动，将展览拓至更广阔的社区空间，使其成为一场联动各界、遍布全城、惠及市民的艺术嘉年华，还通过举办导赏活动、讲座等方式，降低观众欣赏艺术的门槛。比如今年，中国美院毕业季的展览空间涵盖该校象山校区、良渚校区、南山校区，以及浙江美术馆、世界旅游博览馆、金山石艺术中心与全城媒体展区等，实现教学成果与社会共享、办学成就与城市同步、青年艺术家与时代同成长。

美术馆毕业作品的“破圈”，不仅是空间与媒介的突破，更是艺术本体论的革新——艺术不再只是静态的“作品”，还是动态的“事件”；不再只是单向的表达，还是双向的对话；不再是封闭的体系，而是开放的生态。对于美院学子而言，毕业作品既是对自己创作生涯的阶段性总结，也是走向社会、展示自我的重要媒介。通过与社会各界接触和交流，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需求，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。期待他们开创更加精彩的未来！



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南，一座承载雪域高原文化的宝库——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，向人们讲述着精彩的文化故事。

这座正式运行一年多的博物馆，不仅是藏地文化的展示厅，更是藏式建筑与现代设计的融合体。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



基因，为建筑设计带来丰富灵感，使其摘得2024年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。馆前，创意源自布达拉宫的“之”字形步道，成为观众穿越时空的“隧道”。由大昭寺主殿演化而来的博物馆主体建筑，以简洁的白色墙面、黑色线条与彩色装

王 侃摄(影像中国)